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书画艺坛

徐汇的秋,是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漾开的亮色,更是这座城区向上生长的鲜活注脚。

暑气渐散,天高云淡,风里褪了黏腻,只剩干爽清透。踏上衡山路的梧桐大道,脚步不由得轻快——两排法国梧桐褪去盛夏的浓墨重彩,墨绿渐染金黄,叶边带着秋阳吻过的暖泽。风掠过树梢,叶子三五成群打着旋儿飘落,不似凋零,倒像为新路铺就的金毯,脚踏上去“咔嚓”作响,混着路边桂花甜香,与远处徐家汇商圈的繁华喧嚣相映,织就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鲜活图景。

若说梧桐的黄是温润的底色,那徐家汇公园的红枫便是最热烈的诠释。成片枫香树沿步道铺展,深红、浅红、橙红交织,与园内石桥流水、现代雕塑相映成趣。近看叶片红得鲜亮,透着蓬勃生机;远观层林尽染,如燃着

徐汇秋韵 向上而生

□ 虞金伟

的火炬,是秋天最昂扬的笔触。这极致的红,不是凋零前的告别,而是历经沉淀后的绽放,像徐汇区始终向上的姿态,热烈而坚定,唯有远处教堂的钟声,为这份昂扬添了几分从容。

在徐汇区的华泾镇,西岸自然艺术公园(原名华泾公园)是藏在都市里的秋意秘境。没有围墙的园区里,风过处枝叶轻摇,细碎的光影落在蜿蜒步道上,与岸边芦苇、清浅水系相映,勾勒出最雅致的秋日画卷。

徐汇的秋有筋骨,更藏着向上的力量,这力量藏在城区的古木苍郁间——最负盛名的便是徐家汇源景区圣爱广场旁的“徐汇树王”,这棵编号 0040 的古银

杏,树龄已逾 600 年,树干粗壮需数人合围,虬枝如盘龙般向着青空舒展,满是历经岁月的苍劲。秋风拂过,万千扇形叶片簌簌作响,如撒下一场金色的雨;襄阳公园的百年古银杏同样动人,金黄叶片与亭台草坪相映成趣。这些古木皆是见证徐汇变迁的老者,沉淀着岁月肌理,更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这份向上的力量,既在华泾镇漕河泾北杨人工智能小镇蓬勃涌动——头部企业与创新机构集聚,绿色建筑与秋景无缝衔接,草木清芬与科技热潮交融;也在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绽放光彩。百年水泥厂华丽蝶变,270° 全景天台映着黄浦江天际

线,艺术场馆、滨水市集与潮流业态交织,秋阳下的工业遗址与斑斓叶色相映,成为“生活绣带”上的活力新地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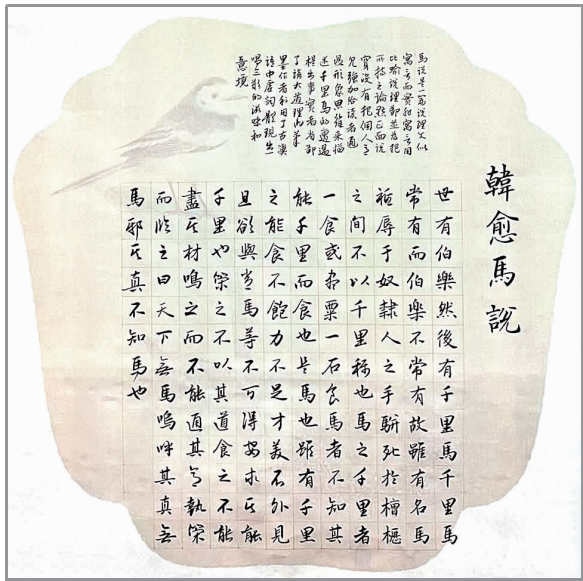
徐汇的秋,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。老字号的甜香、科创园的活力、滨江步道的人群,与梧桐黄、枫叶红、银杏金交融,每片叶子都在诉说厚积薄发的道理。

徐汇的秋,是老洋房的暖光,是科创园的热潮,是滨江岸线的画卷。这里的秋景从无愁绪,唯有沉淀后的从容与昂扬——就像这片城区,既守着历史韵味,更向着未来奋勇前行。

忽然明白,徐汇的秋递来的不是微凉信笺,而是一封写满希望的战书。叶色斑斓里,藏着城区发展的宏图,透着向上生长的力量,鼓舞着每一个人,在这金色季节里,与徐汇一同奔赴璀璨明天。

刘畅

出生于 1970 年 9 月,现为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,上海博爱艺术文化交流中心(博爱艺社)社员,上海美尚公益基金会艺术志愿者。



韩愈马说

卧游

□ 吉卫平

人到晚年,我总会想起古时那句老话:“老疾俱至,名山恐难遍睹,唯当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。”

我如今便是这样。腿脚不便,出不了远门,便将家中几本旧相册请出来。端坐于案前,一手扶册;一手徐徐翻动。目光落在当年厂里安排去黄山疗养的照片上,往昔景致,历历在目。携妻同游黄山,曾是我藏在心底的愿望,终究却未能如愿。

一次梦里,我走进了盛夏的黄山。峰峦苍翠欲滴,林间百鸟啁啾。行至光明顶,山

风送爽,竟有秋日之感。那驰名中外的迎客松下,游人争相留影。我和老伴好不容易挤到树下,正待同框,却被纷至沓来的游客冲开。她佯装生气,拉着我便走:“不照了,咱们爬莲花峰去!”

我们一同去闯莲花峰,去攀天都峰。待至山顶俯瞰,四周却是白茫茫一片云海,吞没了所有景色。我下意识地伸手去寻她的手,却捞了个空。正焦急时,耳边忽传来许多女人的哭喊。我循声望去,竟见老伴也在她们中间,正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玻璃栈道上。她们低头瞥见脚下万丈深渊,个个浑身战栗,闭眼扶墙挪步,有人哭泣跪地,捶



胸顿足地喃喃:“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!”

“老伴!”我大声呼喊。声音仿佛撞上了山壁,弹回我自己耳中——我也从梦中惊醒了。

“你怎么了?”身边传来她关切的话音。我揉了揉眼,梦里的心悸还未完全散去。

“梦到在黄山……找你。”我喃喃道,随即失笑,“可黄山,哪来的玻璃栈道呢?”

噢,是的。定是白天在手机里,看到了别人发来的视频——一群游客在玻璃栈道上吓得花容失色。这“日有所

元阳梯田,称得上世间顶尖风景。晌午时分,大巴抵元阳,车站外停着好些拉客的车,多是拼车去梯田里的寨子。我朝一辆出租车走去。司机要价一百,我觉得略贵,苦于无别车可坐,只好应下。

司机是个微胖的年轻女人,一路崎岖的山路,在她手上驾驭得游刃有余。地图上看着不远的距离,车子走走停停开了四个钟头。我本是常坐车的人,什么车都坐得惯,谁知这次不到一个钟头,胃里便翻腾起来。

两小时后,在一处镇上换乘了一辆面包车。镇子不小,笼着一层浓雾。元阳的雾,非烟雨所致,此地常年难见日光,要看梯田,有时还得靠几分运气。时常大雾弥漫,满眼白茫茫一片。幸而到了村子,天公作美,赏了几个小时的阳光。

民宿就在蓝梯田观景台边上,从房间望去,层层梯田尽收眼底。元阳梯田四季皆景,尤以冬季为最,此时田不耕种,悉数灌满了水,映出一片深蓝。

店管家是个本地小伙子,看着不过十七八岁。我向他借了辆摩托车,一路驶向阿者科。阿者科是座哈尼族寨子,一幢幢蘑菇房散落在梯田之上。整座村子干净地像商业街,来时正赶上村里组织唱民歌,一群哈尼妇女,并无乐器伴奏,就那么齐齐地清唱起来。歌声清越,带着几分幽婉,一声一声,像是对恋人刻骨的思念。

我借着夕阳的余光往下走。梯田成片地卧在山间,像凝固的波浪,排出一派恢宏的韵律。三三两两的村民漫步田间,在水面映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。再往下,是一处峡谷观景台。可惜雾在此时漫了上来,白茫茫地遮住了视线。在元阳看梯田,还需点耐心。有时大雾锁山,等半个时辰,雾便倏地散开,一片旷世的风景陡然扑到眼前。

夕阳下的景致极好。炊烟缭绕,霞光点染,万千水镜随光线不停变换着色彩,山的浑厚与梯田的灵秀在暮色中完美交融。

返程时,我再次去了趟阿者科。村里雾气依旧很重,没有阳光的梯田像白色的夜晚。我顺着田埂踱到观景台,本来不抱希望,未想,等了片刻后,雾慢慢散开,成片的梯田一下子涌到眼前。那一刻,仿佛只需要一阵风,整片梯田便会随阳光沸腾起来。

思,夜有所梦”,竟将心头潜藏的恐惧,织进了最深的遗憾里。

如今,我依旧爱泡一壶茶,躺在红木摇椅上。只是不再执着于那梦中“同框”的圆满。我将心神“卧游”于山水之

间,纵目远眺,好山好水,一幕一景,从容掠过。

读山品水,寻的是精神家园;山光水影,涵容的是此生悲欢。足不能至,然心之所往,更远于步履之所及——这,或许便是我的卧游了。

元阳,云雾之上的等待
曾龙